靈樞經



靈樞經卷之六

錢塘張志聰隱菴

朱長春永年

同學倪洙龍冲之合參

高世栻士宗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癉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

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馬仲化曰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

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

此章論因形而生病乃感六氣之化有五變之紀也夫

劉合論曰木皮者耳又合

形之皮膚肌腠筋骨有厚薄堅脆之不同。故邪舍有淺深。而其病各異。即五藏之病消癉腸胃之有積聚亦因形之皮膚肌肉而病及於內也。故以木之皮汁堅脆多少方之陰陽。者木之枝幹皮肉也。交節而缺斧斤者比人之皮薄肉脆而骨節堅剛也。是以一木之中尚有堅脆之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節木之皮薄枝脆者比人之皮不緻密膚腠疏也。木之多汁少汁者比皮膚之津液多少也。木之蚤花先葉者木氣外散而不禁風霜也。潰散也。漉滲也。皮薄多汁者遇人

陰淫雨則潰而漉剛脆之木遇卒風暴起則枝折杌傷溢汁多者不宜陰雨剛脆者又忌暴風以比人之腠理疎者漉汗剛直多怒者肉脆也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者易傷而堅者未成傷也故人之常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而常為病也◎朱永年曰木枝者比人之四肢本經曰中於陰常從臂胻始是以上古之人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養其四體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

下[illegible]曰腠兩字恐[illegible]尸錯

經云水道不行則形氣消索

日䐃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

朱永年曰此言皮不緻密肉理粗疎致風邪厥逆於內而爲漉漉之汗蓋津液充於皮腠之間皮膚理疎則津洩而爲汗矣䐃中之下曰䐃太陽之部分也蓋太陽之氣主於皮膚如䐃肉不堅而無分理無分理者粗理也理粗而皮不緻密則腠理疎而渾然汗出矣倪冲之曰太陽之津氣運行於膚表如天道之渾然水隨氣行者也故皮不密則氣泄氣泄則津亦洩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皮膚薄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胷中畜積血氣逆留髖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癉此言人之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消癉者癉熱而消渴消瘦也邪氣藏府篇曰五藏之脉微小爲消癉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皆柔弱則津液

竭而善病消癉矣夫形體者五藏之外合也薄皮膚而肌肉弱則五藏皆柔弱矣夫柔弱者必有剛強謂形質弱而性氣剛也故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其氣有長衡直揚之勢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而血積於胸中氣逆留則充塞於肌肉血畜積則脉道不行血氣留積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蓋肌肉弱則五藏皆柔暴剛則多怒而氣上逆矣○朱永年曰按本經有五藏之消癉者肌肉之消癉五藏之消癉津液内消而消渴也肌肉之

消癉肌肉外消而消瘦也蓋因於內者必及於外因於外者必及於內形體五藏外內之相合也○高士宗曰按平脈篇云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蓋精血少則逆氣反上奔故曰柔弱者必有剛強謂五藏之精質柔弱而氣反剛強是柔者愈弱而剛者愈強然柔之不和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

小皮膚薄而其肉無䐃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汙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 䐃音窘懦音糯

此言骨小肉弱者善病寒熱也夫腎主骨顴者腎之外候也故顴骨為骨之本顴大則周身之骨皆大顴小則知其骨小也䐃者肉之指標也懦懦柔弱也臂薄者股肱之大肉不豐也地色者地閣之色殆不與天庭同色此土氣之卑污也髓者骨之充也骨小則其髓不滿矣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骨小皮薄則陰陽兩虛

矣陽虛則生寒陰虛則發熱故其人骨小皮薄者善病寒熱也○倪冲之曰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膚理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如骨薄者通體之皮肉薄弱矣皮肉薄弱則津液竭少故曰骨薄者其髓不滿○高士宗曰邪在皮膚則發熱深入於骨則發寒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此言理粗而肉不堅者善病痺也理者肌肉之文理如

粗踈而不緻密則邪留而爲痺夫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分部也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故各視其部則知痺之高下藎心肺之痺在高腎脾之痺在下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温不次邪氣稍至蓄積留止大聚乃起

張氏曰惡者修云不對也

朱永年曰此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腸胃之惡也夫膚薄而氣不克身厚毛肉不堅而津液不能淖澤如此則腸胃惡蓋津液血氣腸胃之所生也惡則邪氣留止而成積聚乃傷脾胃之間若再飲食之寒溫不節邪氣稍至即蓄積而大聚乃起夫腸乃肺之合而主皮主氣胃乃脾之合而主肉主津故皮膚薄而肉不堅則氣不克而津液不淖澤矣氣不克而液不澤則毫毛開而腠理疏疏則邪氣留止漸漸於腸胃之間而成積聚矣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

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風雨寒暑運行之六氣也六氣在外以病形故當先立其年以知其時之六氣如辰戊之歲太陽司天二之客氣乃陽明燥金主氣乃少陰君火此主氣勝臨御之氣值此時氣高而病必起起者即帝所謂或復還也如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主氣乃少陽相火四之客氣乃厥陰風木主氣乃太陰濕土五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陽明燥金終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太陽寒水

值歲氣下而爲客氣所勝故其病必殆殆將也歲氣下
而不能勝則病將留止即帝所謂或留止也蓋風雨寒
暑乃臨御之化六期環轉客於形而爲病故必因歲氣
以勝之此論六氣之在外也陷下者陷於腸胃之間而
成積聚也衝通者五運之氣通出於外而衝散其病氣
也如太陽寒水司天而五運乃太宮土運此在內之運
氣勝之故病亦不能留止也蓋六氣在外以應天之三
陰三陽五運主中以應地之五行人之五藏此藏氣勝
歲氣故雖不陷下病留止於外者亦能衝通而散蓋六

氣主升降於上下五運主出入於外內者也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夫皮膚肌腠曰形腠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乃榮衛出入之道路此病形而不病氣者也如病氣則與榮衛俱行滿於內而與蠶蟲飛揚矣如傳溜於血脉則入藏府爲內所因矣此病形而不病氣亦不溜於脉中故爲漉汗濇痺寒熱留痹積聚五者之病邹陷於內乃傷脾胃之間邪郛之中而不及於藏府此奇邪滛溢或病形或病氣或溜於血脉或入於藏府病之變化不可勝數也是以傷寒論六篇首論三陰三陽之

氣以及六經之證然亦有病形而不病氣者故太陽篇中曰形作傷寒蓋在天成氣在地成形此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臨病人以觀邪之中人或病氣或病形或溜於血脈或入於藏府以知病之輕重人之死生者必明乎此○朱氏曰素問歲運諸篇有客氣勝主氣而爲民病者有主氣勝客氣而爲民病者有六氣勝五運而爲民病者有五運勝六氣而爲民病者此緊論歲運之太過不及也此篇論人之皮薄理踈風雨寒暑之氣循毫毛而入腠理爲五變之病故精

主氣以勝之。主氣者。吾身中有此六氣而合於天之四時也。○朱衛公曰。氣者。三陰三陽之氣。相將出入之榮氣衛氣。三焦通會元眞之氣。所以充行於皮膚肌腠之間。此病形而不病氣。故藉此形中之陰陽合四時之六氣以勝邪。若病氣則又有氣之變證矣。○倪冲之曰。按陰陽別論云。氣傷痛。形傷腫。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蓋形舍氣。氣歸形。故病形必及於氣。病氣必及於形。此章論病形而不病氣。蓋陰陽之道。有有形有無形。有經常有變易。○士宗曰。邪者。皮

膚藏府之文理也蓋在外乃皮膚肌肉之文理在乎藏府募原之文理故留止而成積聚者在於藏府外之募原故乃傷脾胃之間而不涉於藏府募原者連於脾胃之膏膜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

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

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肌腠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藏六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榮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脈肉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藏之所藏也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藏不受邪而形體

得安然又有因於藏府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
雨寒暑邪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
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
有善惡凶吉之變異蓋五藏六府本於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
之正氣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
邪心高則滿於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
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

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疏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施。故易傷於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於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肺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經云心部於表。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心畢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脈微小為消癉。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脆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癉。心直則精神和利而邪病

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

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

肺偏傾則胸偏痛也。賁呼奔

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關竅於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喝。大則善病胸痺。喉痺。

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欬也。賁乃胃脘之賁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賁間。而胃脘迫肺。血脉不通。故脇

病勞者肺藏也

肝居胃上脇而向賁肝在膈之下與賁在胃脘間故曰賁膈中

賁後上迫胃脘

下痛膺下乃肺脉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欬肺脆則苦病消癉而肺易傷也肺藏氣氣舍魄肺端正則神志和利邪勿能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肝小則藏安無脅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脅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脅下空脅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脅下痛也

肝居脅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脅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

於膈中。且脅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為息賁。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脅下空。空則易受於邪。脅脇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肝藏血。血舍魂。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脅下痛也。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𦛗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𦛗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𦛗音眇。與眇同。

脾爲中土而主於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
居於腹在脇骨之秋故大則苦湊𦙄而痛脾主四支故
不能疾行也脇在𦙄之上故高則𦙄引季脇而痛下則
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蓄藏虛其本位也脾
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脾藏意意
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
邪腎高則苦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
俛仰爲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

腎者在腰之上尻在腰之下

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尻音考脽骨也

夫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腰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脊痛腰尻痛皆不可以俛仰脊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狐疝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狐乃陰獸善變化而藏睪丸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此腎藏之病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俛則苦病消癉而易傷也腎藏精精舍志藏體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藏之

外合也皮薄理疎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脆偏傾則人之所苦常病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髑骬者心高髑骬小短舉者心下髑骬長者心下堅髑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髑音結骬音于

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疎大肉䐃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即知藏形之大小謂

一骬髆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

大蓋人之䐃肉本於藏府募原之精液以養生募原者

藏府之膏肓也五藏所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於

一䐃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䐃脫肉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

腋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

者肺端正脅偏疏者肺偏傾也

一肺居肩膺之內脅腋之上故視其肩背膺腋卽知肺之

高下堅脆端傾倪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於上背爲陽

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於肩背○朱永年曰脉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即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脇兎骹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骹音交

骹者胸脇交分之扁骨內膈前連於胸之鳩尾旁連於脇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骹者肝

高合脇兎骹者肝下兎者骨之藏伏也肝脉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脅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脅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之好惡以知脾藏之吉凶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

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覩耳之好惡以知腎藏之高下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

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倪仲之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於中則著於外故得人心善益者貪取之小人無言

反覆不可以爲平正人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荅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倪氏曰五藏爲陰六府爲陽藏府雌雄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於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

上文以藏合府而府應形證以藏合形而形合藏皆陰陽外内交氣之妙用

大腸薄皮緩腹裹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倪氏曰五藏内合六府外應於皮脉肉筋骨是以府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藏府之形氣外内交相輸應者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行屈者小腸結

邪氣藏府篇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

一府亦濈皮脉之相應也。故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

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

厚應肉。肉䐃堅大者胃厚。肉䐃麽者胃薄。肉䐃小而麽者胃不堅。肉䐃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肉䐃無小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䐃音窘稱去聲

倪氏曰。䐃肥脂也。麽亦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

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

朱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膽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於膽故秉五藏五行之氣色莫于𥩊曰膽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倪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遊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於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三焦膀胱○朱永年曰經云谿谷屬骨是肌肉之屬於骨也又曰腎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倪氏曰。六府內合五藏。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爲病者。與五藏之相同也。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

歃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愼之愼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脉爲始營其脉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

夫氣合於天形合於地血合於水外揣篇論九鍼之道渾束爲一而合於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運行於外司外可以揣内也此篇以氣血約而爲一候其人與

氣曰外可以知六氣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蓋經脈本於藏府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脈從經脈而入於藏府故寫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脈絡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刺其血絡盡寫其血則邪病不致傳溜於經脈藏府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脈中則血實而氣虛故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脈者上

今篇有禁服二字因以名篇

帝之所貴先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敎非其眞勿授故帝與歃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瑜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爲一奚復引外揣而論曰天與水相連而運行於上下水天之合一也故曰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外揣篇論九鍼之道渾束爲一而合於天道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謂天地之合一也天地相合而水在其中矣此篇論氣血約而爲一應水天之相合故引外揣而問者補申明前章之義也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黄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黄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

未滿而知約者知氣與血合矣人迎氣口以知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知陰陽血氣推變無窮可渾束爲一而合於天之大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爲天下師約方者約束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橐籥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

一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

一經治脉急弗引也約而為一者脉大以弱此血氣已和

則欲安靜也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

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

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一願聞為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太道是

也工而上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人迎主

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

如脉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脉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俱應是爲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爲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氣口之兩脉也○高子曰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

寒者陰之數兼陰陽六氣皆從陰而生自手而上於此合足之六經在下之氣從動而后上合于手

獨寫者未合而相應相合者已合焉一也

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

間去聲數叶朔

此論陰陽之氣偏盛而脈見於人迎氣口及病之在氣在脈以證明血氣之相應相合也三陽之氣偏盛則人迎大二倍三倍此氣血之相應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

營事先人
營之氣其
脈則緊
氣似則痛
又十絡則
血矣

絡氣
丁代分肉
延于絡脈

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痺者病在於皮膚之氣分於氣營衛痛氣血相搏其脈則緊此病在氣而見於脈也代則乍甚乍間乍痛乍止者病在血氣之交或在氣或在脈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脈代也盛則寫之者氣盛宜寫之也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緊痛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交故當刺其血絡且飲藥者助其血脈藏府勿使病從絡脈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入於藏府也陷下則炙之者氣之下陷也不盛不虛者氣之和平也以經取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

氣盛于脈若大氣入于脈則數數矣

盛氣汙于脈中則死和氣合于脈中則欲運轉也

之於經矣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若言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者此陽氣太盛而應於脈也後言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此陽盛之氣溢於脈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脈以明氣之應於脈而合於脈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本者以三陰三陽之氣爲本末者以左右之人迎氣口爲標益言陰陽血氣渾束爲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內可以候五藏六府之有形此陰陽離

合之大道天運常變之大數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變色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

間字疑衍
皮膚之肉
連肯從灸

論以驗其藏府之病

夫在天蒼黅丹素玄之氣經於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生五藏是六氣本於五藏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出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癰痒在於分肉之氣分勝者皮膚藏府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九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啟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

外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經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人於脈中又當取之於經矣。如陷於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陷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若氣并於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蓋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論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邪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着血。猶囊滿而弗約。則輸泄矣。和調者。氣并於血。神與氣俱渾束爲一。陰陽已和。則欲安靜。毋用力煩勞。不可灸也。○朱永年曰。水經中論人迎寸口大

一二三倍之文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誣藏府更爲蛇足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此總結上文以中明約束爲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於脈也大數者謂合一之道

通天道也。故知其大數。則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謂氣盛者宜寫。氣虛者宜補。氣陷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爲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脉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寫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此病入於經。所當以經治之。脉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於脉中。故脉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輸泄矣。若脉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脉。無

煩勞以傷其氣也。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脉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於脉中也。繼言脉大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於一也。氣并於脉中。故脉大血氣和調。故柔耎也。外揣篇論渾束為一。而合於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故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與血脉渾束為一。應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陰陽六氣。外合於手足六經。內合于五藏六府。可分可合

經云求爲根衛爲本

膚外可内者也。候人迎氣口者。候六氣之在外而不干經也。陷下則灸之者。謂氣陷于内而不陷于脈也。故曰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衛氣外行于皮膚分肉。内行于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陷于内則入于藏府之募原矣。故曰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蓋以内爲本而外爲末。血爲本而氣爲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脈。在外在内也。如病在外之六氣有不涉于六經者。有病在氣而轉入于經者。有陷于内而不干于藏府者。有陷于募原之中而病及于藏府者。此

六氣之于經脉藏府可分而可合也際則爲病痺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作甚作間者氣始入于脉也蓋六氣本于五藏之所生而外出于膚表合而爲一則從絡而脉脉而經經而藏府也六氣出入于藏府經脉之間有離有合運行無息者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此六氣行于脉外也脉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混束而爲一矣即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此病在六氣而不涉于經也如病一二日即見嘔吐飧泄諸證者此陷于內而入府也有病一二日即見神昏氣

促煩躁諸證者此陷于藏府之莫原而為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于藏外者生于藏者死于藏而藏真完固不為邪傷者生藏真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陷胸證此病在氣而溜于經也蓋邪入于經其藏氣實不必動藏則溜于府若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矣夫邪氣淫泆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即溜于經或即陷于內或即干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陷內干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

人于內者此邪病之有重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并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關于至道故帝令齋宿而始授其書子亦不厭瑣贅而復明之以勉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萌救其未逆弗使邪氣內入而成不救此醫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高子曰外揣篇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變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藏篇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病氣者有病血者有血氣之兼病者此陰陽離合之道變化之不測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此承三十七章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脈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間甚人之壽夭也五閱五使章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

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
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
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
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廣厚也。夫五藏生於地之
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及三陰三陽之六氣。故
色見於明堂。脉出於氣口。乃五藏之氣見於色而應於
脉也。故曰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氣口者。左
之人迎。右之寸口。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
五藏六府之氣也○朱氏曰。按五藏生成篇云。凡相五

其色方[illegible]察藏府之目有所見

五藏之形候三部之浮沉五藏之氣候在氣口

色之奇脉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蓋五藏之氣色見於面五藏之血色見於目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尺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此五藏之形氣各有所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惡叶烏

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闕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下者。脾也。脉盡墜而上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膽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

也府爲陽而主外腎位次於兩傍也腎爲水藏故曰大陽而位於藩蔽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爲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居於胸中而藏眞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

死矣

朱永年曰不辨者謂不辨其眞色而辨其病色也五色之見各出其色部者謂五藏之病色各見於本部也刺熱論曰色榮顴骨熱病也部骨陷者謂本部之色隱然陷於骨間者必不免於病矣蓋病生於內者從內而外色隱現於骨者病已成矣乘襲者謂子襲母氣也如心部見黃肝部見赤肺部見黑腎部見青此子之氣色乘襲於母部雖病甚不死蓋從子以洩其母病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

是爲五官

倪冲之曰此察五部之色而知外淫之疾也青黑者風寒之色故爲痛黃赤者火主之色故爲熱白者清肅之氣故爲寒是爲五色之所司而爲外淫之病也莫子瑜曰上節論五藏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天之風寒見於五色審別外内是爲良工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内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

日損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此切其脉口人迎以知病之間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而陽脉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脉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故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

人迎寸口在左右之兩脉口而不兼關尺

也。夫浮為陽。沉為陰。其脉口浮滑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沉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脉之浮沉。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脉。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沉等者。此藏府之形氣俱病。故為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脉。故為易已。是以小則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藏府

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脈。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沉夭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藏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朱永年曰。此察其色而知病之間甚外內也。麤明主陽。沉夭主陰。陰陽交見。故為病甚。夫色乃五藏五行之氣。

五藏地氣之所生也

從內而出自下而上以見於面其色上行者病氣方盛故爲益甚夫地氣升而爲雲得天氣降而爲雨故病方已也藏部藏府之分部也五藏次於中央爲內部六府挾其兩側爲外部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外因之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走外者內因之病從內走外蓋府爲陽而主外藏爲陰而主內也故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也

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

書經中診脉內用脉貼字有朱生分者

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承上文而言氣分之病并於血脉也上文之所謂陰陽一外內者病在氣也故脉見於氣口色見於明堂若氣并於血則脉見寸關尺之三部而色見於目矣滑者寒水之象大者暑熱之象代者濕土之象長者風木之象此外因風寒暑濕之氣并於血脉而見此胗故曰以代曰而長謂或滑大或代或長皆病從外來非內氣之同并而同見此脉也目有所見者色見於目也志有所惡者五藏之神志有所不安也此陰氣之并也可變而已謂

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使之逆[illegible]于外。而病可已也。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為風。沖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地者面之下部。名地閣也。風乃天氣。故常候於闕庭。寒濕者地氣。故候在地部。風乃陽邪。故其色薄澤。寒濕者陰邪。故其色沖濁。此承上啓下之文。言風寒濕邪可并於脉中。可入於藏府而為卒死之不救。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而為百病之長。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

其次治筋脉其次治藏府治藏府者半死半生也是以醫者當明於分部審察外內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勿使邪入於藏而成不救斯謂之良工而萬舉萬當也○朱永年曰氣并於脉則血脉傳溜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蓋邪在血脉尚可變而已已入於藏不亦晚乎是故聖人之教人察色辨脉蓋欲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倪冲之曰扁鵲望見桓侯之色正欲其治未病也所謂未病者病未傳溜於深邃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黄帝曰大氣入於藏府者

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此承上文而言外因內因之病并於血脈而入藏者皆爲卒死也大氣入藏者外淫之邪入於藏府故不病而卒死矣不病者無在外之形證也病小愈而卒死者內因之病藏府相乘也赤色出兩顴黑色出於庭即下文之所謂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蓋赤者火之色黑者水之色也小愈者水濟其火也卒死者水淫而

火滅也。蓋五行之氣。制則生化。淫勝則絕滅矣。夫病在氣者。其色散而不聚。乘於脈中者。其色聚而不散。大如母指者。血脈之聚色也。腎脈注胸中上絡心。赤色出兩顴者。腎上乘心而心火之氣外出也。黑色出於庭者。腎乘心而心先病。腎爲應而亦隨之外出。故色皆如是。皆如是者。色皆如母指也。蓋藏者藏也。五色亦見於面者。五藏之氣見於色也。聚色外見者。藏真之外洩也。○倪仲之曰。水上乘心。則心先病。故日病日小愈。腎氣上乘。則自虛其本位矣。復爲後變而上出。故不病而卒死。不

病者。不爲他藏所乘而自覺也。○朱永年曰五行之氣有相生。有承制。制則生化。勝制太過。則絕滅矣。故病之小愈者。制則生化也。小愈而卒死者。勝制太過也。舉心脊而五藏皆然。○高士宗曰庭者天庭也。水通於天。上下環轉。黑色出於庭。乃水歸於天而無旋轉之機矣。在人則卒死。在天爲混淪。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知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

藏腑之肢節見于面者形見于色也

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察色以言其時者。察五藏五行之色。以知所死之時也。

天道從左右行地道從右而左

如赤色出於兩顴者所死之期其日壬癸其時夜半也黑色出於庭而死者其日戊巳其時辰戌丑未時也藏府各具五行之色各有所主之部故當明其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陰陽和調爲樂爲當矣左右者陰陽之道路陽從左陰從右能別左右是謂天地之大道男子之色從左而右女子之色從右而左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倪中之日男從左女從右氣之順也順則散如男從右女從左氣之逆也逆則聚聚則有形尅絕滅之患此節論內因之色有陰陽左右死生逆順之分

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摶。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沉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

此言審察其色。以知外因之病也。沉濁爲內。浮澤爲外。謂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察其色之浮沉。則知病之外內也。風乃天之陽邪。故色見黃赤。痛爲陰痺。故色見青黑

色白為寒色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在筋骨故甚則為拘攣寒傷皮膚故甚為皮不仁此亦因之邪見於五色而各見其部察其色之浮沉以知病之淺深察其色之澤夭以觀人之成敗察其色之散搏以知病之遠近觀其色之上下以知病之所在夫色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四時五行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是以積神於心然後以知往古來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若色明不麤而反見沉夭者其病為甚其

經何古本
乘征藏下
何古本經
脈中

色雖不明澤而不沉夭者。其病不甚。蓋外因之病。定從外散而不宜內入也。

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

此復申明內因之病。有聚散死生之別。夫藏病之散而不聚。則其色散如駒駒然而病未有聚也。若摶聚於藏。血脈相乘。則見摶聚之色。而為卒死之病矣。駒駒然者。如駒之過隙。行而不留者也。其色行散。故病未有聚也。以夫氣傷痛。其病散於氣分而痛者。聚未成於血脈也。若

藏病不出於氣分如腎乘心則心先病而搏聚於本位
出於面顴大如拇指矣腎即爲應而其色出於庭亦大
如拇指矣此藏邪聚於藏從血脉相乘故色青如是之
聚而不散也金匱要畧云血氣入藏即死入府即愈非
爲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男子色在於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高
爲本下爲首狐疝㿗陰之屬也女子在於面王爲膀胱子
處之病散爲痛搏爲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
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左爲左右爲右其色

此節下文所謂首節

男子為孤猶女子瘕皆疝

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端同邪斜同

此言外因之病色見於府部者。其病在府。色雖搏聚。非死徵也。而王以上者。小腸也。而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故男子色見於面王。為小腹痛。其圓直為莖痛。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其色從上而下。故以高為本。下為所行之道。其病乃在下。孤疝陰癀之屬也。女子色見于面上。為膀胱子處之病。男女之病。散在氣分則為痛。搏于血分則為聚。夫孤疝陰癀之屬。乃有形之證。其形之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色形。濇病聚于內。則見聚色于

□□若有形之病在于藏而亦見

老爲左右爲右形見于色也男爲女右者氣見于色亂

散爲痛屏其色散搏爲聚則其色聚

外形方則色方形圓則色圓此病形而不病藏雖有聚色非死色也此五藏六府各有部分有外內能明乎部分知其外內萬舉萬當矣脈者面王之下部也其面王之色隨而下至胝者主有淫濁之證其色潤如膏狀者爲暴食不潔之物蓋府爲陽而主外主受納水穀傳導糟粕是以或外受風寒或內傷飲食皆爲病府而色見于府部也色見于左則爲病在右色見于右則爲病在右其所見之色或聚或散皆斜而不端其搏聚之面色所謂如指者也夫血脈傳潟大邪入藏則爲卒死今府

此中明大氣入藏之色

高門止按青黃心此言五藏相乘各兵五色各旨別鄉赤如心體

病而爲狐疝隂㿉之屬。因邪搏而爲聚病。故見其聚色。

非入藏之死徵也。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别鄉。别鄉赤者其色赤大如

榆莢在面王爲不日。

此言色之搏聚而端滿者。乃大氣入藏而爲卒死矣。青

黃赤白黑五藏五行之色也。别鄉者如小腸之部在面

王。而面王者乃心之别鄉也。膽之部在肝左。膽部者肝

之别鄉也。大如榆莢者血分之聚色。部如母指之狀也。

不日者。不終日而卒死也。凡言五藏之病色見於本部

五藏之死色見於別鄉如心受外淫之邪而卒死者其色見於面王心受內因之病而卒死者其色出於顴皆非心藏之本部但在藏者其色端滿而不斜在府者其色斜而不端此藏府死生之有別也○高士宗曰藏真藏於內絕則從府而脫於外故色見於府部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此承上文以申明端邪之色狀也銳尖也空虛也其色上行者上銳首虛浮而上行其色下行者下銳首虛浮而下行蓋病從內而外者其本在下其首在上病從外

蓋爲本下爲首此總可論外內二二者故有上下之別

而內者其本在上其首在下是以本沉實而首虛浮此端滿之色狀也有邪而不端者其本在左其首向右行其本在右其首向左行皆如上銳首空下銳背空之法

此病在府而搏爲聚之聚色也○朱永年日榆莢上下皆銳但虛浮者其銳形外見所沉之本不見其銳形也

故日察其浮沉以知淺深

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此總結五藏各具五色而各有外內之形層也上文言

赤色出于兩顴黑色出于庭赤色在面王此心腎之色也若以五色命藏則五藏各有五者之色矣至于肩背膺背脇脛手足之部俱各有五藏所合之皮脉肉筋骨視其五色則知病在內之五藏在外合之形而此五藏內合五行外見五色若外因風寒暑濕之邪而見于色者六氣之應于色也〇倪冲之曰病五藏于內則外見五色邪中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內入于五藏此外內出入之道也按病傳章曰血脉傳溜大邪入藏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帝曰大氣入藏奈何伯曰病先發于心

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蒸血脉觸濁後先發于心者

一邪中皮而內入則先發于肺矣夫邪從形層次第而入于內者先皮毛而肌膚腠而絡絡而脉脉而經經而府藏此邪在外之皮脉即中內合之五藏故曰人不病而卒死謂不病在外之形層而即入于藏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于少俞曰有人于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凉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

堅固不傷于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

朱永年曰上章論五藏之氣見于色而分別于明堂此論五藏之氣充于形而審其虛實蓋皮膚肌腠之間五藏元真之所通會是以薄皮弱肉則藏真之氣虛矣五藏之氣虛則不能勝四時之虛風矣虛風者虛鄉不正之邪風也黑者水之色論腎氣之厚薄也不傷于四時

按果小肯相與式勝者即此義也

之風者。謂土旺于四季也。不病長夏之風者。謂土王于長夏也。故有皮厚肉堅而傷于四時之風者。必重感于寒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腎爲水藏。上應天之寒氣。是以色黑而皮厚肉堅之爲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謂外受天之寒邪。內傷腎藏之水氣。此言人之五藏與天之六氣相合。是以五色之薄弱者。不能勝四時之風氣也。○倪冲之曰。五變章論形之厚薄堅脆。此章論形中之氣有强弱之不同。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

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盻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厚薄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

倪冲之曰此言形氣之有別也夫忍痛與不忍痛者因形之厚薄堅脆也勇怯者氣之強弱也上節論因形而定氣此論形氣之各有分焉蓋形合氣氣歸形形氣之

可分可合而論者也

黄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横。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黄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䯏骬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朱永年曰此言勇怯者本于心之端小氣之盛衰肝膽之强弱也目深以固長衡直揚肝氣强也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理横少陽之氣壯而膽横也其心端直自反而縮也肝大以堅藏體之堅大也膽滿以傷膽之精汁充滿于四旁此肝膽之形質壯盛也氣盛而胸張氣之盛大也肝舉膽横眥裂毛起肝膽之氣强也夫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是以心直氣壯肝舉膽横此勇士之所由然者也目大不減者目雖大而不

肝性急下足則緩矣膽[illegible]膽中正為氣之等

浮固也。陰陽相失者。血氣不和也。然此縱者。三焦之理路縱施也。髑骭短而小者。心小而下也。肝系緩。膈不滿腸胃緩。脇下空。肝膽之體質薄也。夫肺主氣。氣不能滿其胸。故雖方大怒。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朱氏曰此復申明人之勇怯本于氣之弱强氣之壯盛由胃府水穀之所生也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故能助氣之充滿而使肝膽浮橫然酒散則氣衰氣衰則悔矣故善養乎氣者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形氣充足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和其喜怒則陰陽不相失矣形氣壯盛雖遇裂風暴雨無由入其腠理而況四時之虛風乎倪氏曰氣之敢勇本于心之端直肝之大堅膽之汁滿是氣生于形也氣滿胸中而使肝浮膽橫是形本乎氣也形不離乎氣氣不離乎形此天之生

命所以立形定氣以觀人之壽夭者也○高士宗曰怯士之得酒與勇士同類卽雖方大怒肝肺舉而氣衰復下相同蓋因酒因怒以壯其氣酒散氣衰則復怯矣故無暴其氣此善養乎大勇者也

背腧第五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于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

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倪仲之曰。五藏六府之俞。皆在于背。帝止問五藏之俞者。藏府雖離相介。詩地之五行也。焦椎也。在脊背骨節之交。脊脈之所循也。大杼在第一椎端之兩旁。肺俞在三椎之間。心俞在五椎之間。膈俞在七椎之間。肝俞在九椎之間。脾俞在十一椎之間。腎俞在十四椎之間。背挾脊相去三寸所。左右各間中行一寸五分也。按其俞

督脈亦運之旋轉地周水隨天氣而運行

應在中而痛解者太陽與督脈之相通也是以背五藏之俞而先言大杼者乃項後大骨之端督脈循于脊骨之第一椎也問五藏而言七焦之膈俞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中膈者皆為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夫五藏之俞皆附于足太陽之經者膀胱為水府地之五行本于天一之水也拔太陽之經而應于督脈者太陽寒水之氣督脈總督一身之陽陰陽水火之氣交也灸之則可者能啟藏陰之氣也刺之則不可者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

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蓋逆刺其五藏之氣皆傷中非謂中于藏形也以火補之者以火濟水也以火寫之者艾名氷臺能于水中取火能啓發陰藏之氣故疾吹其火即傳上其艾以導引其外出也朱氏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是以標陽而本寒秉水火陰陽之氣者也督脉環遶于周身之前後從陰而上行者循陰氣别遶臀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從陽而下行者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别下項挾脊抵腰中下循膂絡腎是督脉環遶于前後上下而屬絡于兩腎者

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此太極始分之陰陽。人秉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以成此形。是以五藏之俞。皆本于太陽。而應于督脈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

之所生及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實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

此章論榮行脉中衞行脉外然經脉皮膚之血氣外內出入陰陽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其氣者謂水穀所生之榮衞內榮于五藏以養精神魂魄外絡于支節以濡筋骨關節此言藏府陰陽十二經脉之外內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衞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謂榮行脉中衞行脉外各走其道交相逆順而行者也陰陽相

人之經脈如其江大猶人之絡脈猶水之支流至稍細而盡絕

是外內相貫，謂脈內之血氣出于脈外，脈外之氣血貫于脈中，陰陽相隨，外內出入，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合天地之亭毒，乃陰陽之化，淳亭淳淳，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務以經脈所起之處為本，所出之處為標，虛實者，謂血氣出于氣街，離經脈而榮于膚腠。則經脈虛而皮膚實矣，而下者，謂本在下而標出于上也。氣街者，氣之徑路，絡絕則徑通，乃經脈之血氣從此離絕而出于脈外者也，故合也，絡絕也。門戶者，血氣所出之門戶。如六府之氣街，則知血氣之

結于脉內者解而通之。脉內之血氣與脉外之氣血相合相繼而行則知出于氣街之門戶矣脉內之血氣從氣街而出于脉外。脉外之氣血從井滎而溜于脉中出于氣街則經脉虛軟而皮膚石堅。溜于脉中則經脉石堅而皮膚虛軟故能知虛實則知補瀉之所在矣。皮膚之氣血猶海之布雲氣于天下。經脉之血氣合經水之流貫于地中。故能知六經之標本可以無惑于天下。衛名衛氣者謂脉內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氣相將並行陽而夜行于陰也夫榮衛者水穀之精氣榮行脉中衛

行府外乃無形之氣也水穀之津液化而爲血以奉生身命曰榮氣乃有形之血行于經隧皮膚者皆謂之榮氣大充膚熱肉之血有從衝脈而散于皮膚者有從大絡而出于脈外者有隨三焦出氣之津液化而爲赤者皆謂之榮氣蓋以血爲榮血之氣爲榮氣也此節論行于脈中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氣相將而行故篇名衛氣曰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離合頭緒紛紜學者當于全經內細心窮究庶可以無惑矣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

踝只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窻籠之前窻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脉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

此分別十二經脉之本出于手足之腕踝其標在于胸腹頭氣之街標者猶樹之稍杪絕而出于絡外之徑路也本者猶木之根幹經脉之血氣從此而出也足太

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其標在于兩目。而出于頭氣之街。夫氣在頭者。止之于腦。兩目之脈入于腦。而絕于內也。足少陽之本。在足竅陰之間。其標在耳窗籠之前。而出于頭氣之街。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其標在于背俞與舌下之兩脈。而出于胸氣之街。蓋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謂絡脈之循于胸者。或絕于膺胸之間。或行至背俞而始絕也。根結篇曰少陰結于廉泉。舌下兩脈。廉泉玉英也。蓋少陰主先天之精氣及受藏水穀之精。故從本經之絡脈而出于胸氣之街。復從任

脈而上出于廉泉。從衝脈而下出于胻氣之街。少陰爲水藏。而富于精血者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俞而出于胸氣之街。足陽明之本在足之厲兌。標在人迎頰俠頏顙而出于頭氣之街。頏顙者鼻之上竅。以收洞涕者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俞與舌本。而出于胸氣之街。盡三陽之經上循于頭。是以絡脈亦上出于頭而始絕。三陰之脈止于膺胸之間。故絡脈亦至膺與背俞而止。按此章與根結篇大義相同。而各有分別。根結篇論三陰三陽之開闔樞。

此章論十二絡脈之標本出入倪氏曰關闔樞者三陰三陽之氣也入于脈中爲闔出于膚表爲開出入于皮膚經脈之外內爲樞此論氣而及于脈絡也此章論血氣出入于十二經脈之中以合三陰三陽之氣故曰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而不言藏府之經脈此論絡脈而及于氣也蓋血氣之行于膚表者應六氣之司天在泉運行于地之外膚表之氣血溜注十脈中應天泉之復通貫于地內五運行篇之所謂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

則地固也。十二經脈應經水之流行于地中。經脈之血氣從絡脈而出于膚表猶經水之從支流而注于海海之雲氣復上通于天是以論陰陽六氣不離乎經脈論十二經脈不離乎陰陽人與天地參也。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

中標在腋下下三寸也。

一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而出于頭氣之街。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而出于頭氣之街。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而出于頭氣之街。鉗上者耳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之動處。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俞。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而出于胸氣之街。腋下二經脉之終

始出于井溜于滎注于俞行于經入于合而內屬于藏府此藏府之十二經脈也十二絡脈之本標乃經脈之支別故曰此氣之大絡也絡絕則徑通盡血氣從絡脈之起處爲本盡處爲標而出于氣街也然支絡乃經脈之分派故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三寸中蓋以本支所分之處爲本而不定在于經俞之穴會也至于標在頭氣之街者止之于腦如太陽之在目內少陽之在耳中陽明之在頰顙乃三陽之絡脈絕于頭腦之中亦非頭面之穴會也經脈之

是謂虛下
通于氣街

内屬臟府外絡形身應神機之出入血氣之從絡脈出于氣街運行于膚表應精氣之降升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曰亭亭淳淳熟能窮之言血氣之升降出入合天地之化育運行無息者也

凡從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虛實者謂十二絡脈之血氣有虛而有實也下虛下盛者虛實之在本也是以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上盛者虛實之在標也是以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

血氣從經脉出于絡脉而上出于氣街

絕而止之謂絕之于下而止之盛于上也虛者引而起之謂引之于上而起之出于下也此候手足之十二絡脉上出于頭氣胸氣之街者也朱氏曰絕者絕其經脉之血氣溢于絡脉之中起者起其經脉之血氣而引出于氣街也此蓋以申明血脉之貫通非補寫之謂也

其言謂陽明少陰之血氣出于頭氣胸氣

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脉于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于

之街而後 其絡脈出 乎腎氣爭 氣之街 [illegible]脈氣積 語頭內者 有絡絕之 [illegible]氣絡 [illegible]絕而 出下[illegible]則 之中則從 [illegible]

脈內之血 氣上行脈 外之血氣 下行脈內

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街路也。氣街者，氣之徑路。絡絕則徑通。乃絡脉之盡絕處，血氣從此通出于皮膚者也。止，盡也。止之于腦者，言頭氣之街，絡脉盡于腦也。止之膺與背俞者，謂胸氣之街，絡脉有盡于膺胸之間者，有從胸上循肩背而始絕者。脉內之血氣，或從膺腋之絡脉盡處而出于皮膚，或從背俞之絡脉盡處而出于皮膚也。夫十二經脉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者，血氣從下而上出于標也。經

相貫須轉斷識　帶脈橫束于腹督脈從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

云。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于帶脈。而絡于督脈。是陽明之血氣。又從衝脈而出于腹氣之街。故與衝脈會于臍之左右動脈也。本經動輸篇曰。衝脈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膕中乃足太陽之部分。故與足太陽之承山交會于踝上以下。此足少陰又同衝脈而出于脛氣之街也。毫鍼微細之鍼。取氣之出于皮毛者也。按之在久者。候氣之至也。夫少陰陽明。爲血氣之生始。少陰之血、

卒暴曰新非久積也謂血氣之皆行而各有所亂也

蓄泣血逆音註爲瘀新患卜疾腸中滿

王冰曰精者神肉于腹內藏

氣逆于脛氣之街。則不能上行而爲頭痛眩仆瞑目之血氣逆于腹氣之街。則不能布散而爲腹痛中滿。此因少陰陽明之氣厥逆。故用毫鍼久按以俟氣。故所治者。頭痛眩仆中滿也。及有新積痛可移者。積在氣分。故爲易已。積不痛者。積在血分。故難已也。此蓋假積以申明經絡之榮血。出于氣街。與衝氣偕行。環轉無端。或有因于氣逆。或有因于血逆也。陽明爲血氣所生之府。少陰乃先天精氣之藏。故從衝脈出于腹氣之街脛氣之街。而充布于皮膚肌腠。是以動輸篇論足少陰陽明爲

動不休者。乃血氣之盛也。

論痛篇五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踈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焫之痛如何。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于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焫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焫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焫。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焫亦然。焫爇同

此承上文復申明人之皮肉筋骨皆藉少陰陽明之所資生而資養者也。少陰秉先天之精氣陽明化水穀之精微是以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皆秉氣于少陰陽明者也黑色而美骨者少陰之血氣盛也肉緩皮膚厚者陽明之血氣盛也莫于日。腎爲水藏故少陰之氣盛者能耐火焫陽明秉秋金之氣故氣弱則不能耐鍼石火焫矣。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此分論少陰之氣。少陰者至陰也。而爲生氣之原。故其身多熱者。少陰之生氣盛也。多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也。人之形氣生于後天之水穀。始于先天之陰陽。形氣盛則邪散。形氣虛則邪留。是以病之難易已者。由少陰生氣之盛衰也。朱氏曰。少陰先天之精氣。藉後天水穀以資培。兩火并合。故曰陽明。陽明秉燥熱之氣者也。其身多熱者。少陰之氣盛也。少陰之氣盛。受陽明之所資也。此節論少陰受陽明之氣以資培。下節論陽明受少陰之氣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勝壽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壽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壽也勝平聲

此復論少陰與陽明之相合也陽明居中土主受納水穀藉少陰之氣上升戊癸相合化火火土之氣而后能蒸泌水穀之精微是以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少陰陽明之氣並盛故皆能勝壽倪氏曰中下二焦互相資生然后筋骨強堅肌肉豐厚此註與素問厥論合看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

損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倪冲之曰。此篇論人之生死壽夭。皆本于少陰陽明也。夫陽爲父。陰爲母。其始也。言人本于少陰而始生也。楯者干盾之屬。所以扞禦四旁。謂得陽明之氣而能充實于四體也。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一生于先天之精。一生于水穀之精。相搏者。搏聚而合一也。謂得先後天之精氣充足。然後形與神俱。度百歲乃去。

後者水穀之精氣也

黃帝曰。何者爲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

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

朱永年曰此言有生之初得先天之精氣生此榮衛氣血五藏神志而後乃成人

黄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朱氏曰此言已生之後藉水穀之精氣資生榮衛津液資養藏府形身而后能長久

營氣之血
氣本于足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知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墻高以方。通調榮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

此總論人秉先後天之精氣充足。榮衛通調。骨肉豐滿。可長享其天年。使道者。血脉之道路。本輸篇之所謂腑使之道。蓋心包絡之主血脉也。隧。行列也。長者。環轉之無端也。此言血氣充足。循序而流通也。土基高以方者。肌肉厚而充于四體也。脉道流長。肌肉高厚。則榮衛通調矣。三部者。形身之上中下。三里者。手足陽明之脉。皆

受屬之屬氣木于手貫于目身年以上手屬另王之身半以下足陽明主之

起發而平等也骨高者少陰之氣足也肉滿者陽明之氣盛也如此者壽之徵也○倪氏曰心包絡主脈包絡三焦乃腎藏所生之氣出歸于心下爲有形之藏府而主血脈此先天之精氣也基墻者土基卑而四壁堅固此後天水穀之精氣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

殞無云論
百老從上
步從下

理始疎榮華頹落髮頗頒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
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滅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
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
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悞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脉空虛百
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此言人之生長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曰其氣在下好
走好趨好步者春夏生動之氣也人之衰老從上而下
自陽而陰故肝始衰而心心而脾脾而肺肺而腎好坐
好臥者秋冬收藏之氣也肌肉堅固血脉盛滿少陰陽

二陽之氣盛也。滕理容疏。髮頗頒白。陽明少陽之氣衰也。

朱氏曰人之生長先本于腎藏之精氣從水火而生木金土先天之五行也。人之衰老從肝木以及于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數叶朔

此言人稟先天之氣虛薄。而後天猶可資培。更能無犯

賊風虛邪亦可延年益壽若稟氣虛弱而又不能調養兼之數中風寒以致中道夭而不能盡其天年矣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先天之氣不足也又卑基皆薄脉少血其肉不石又失其飲食起居之調養矣數中風寒又不知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矣致使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倪冲之曰先天者腎藏之精氣也然有生之後惟藉後天以資培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腎

腎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以先天之精氣不足得後天以資養亦可以享其永年故曰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久長